



思想启蒙读物
给孩子的讲述系列

给我的孩子讲

* Auschwitz expliqué à ma fille *

奥斯维辛集中营

[法] 安奈特·维奥尔卡 著

Annette Wieviorka

王大智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给我的孩子讲

奥斯维辛集中营

[法] 安奈特·维奥尔卡 著

王大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我的孩子讲奥斯维辛集中营 / (法) 维奥尔卡
(Wiewiorka, A.) 著 ; 王大智译. — 重庆 : 重庆大学出
版社, 2011.5 (2012.3重印)

(给我的孩子讲述系列)

ISBN 978-7-5624-6045-9

I. ①给… II. ①维… ②王…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 - 集中营 - 少年读物 IV. ①K1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3824号



给我的孩子讲奥斯维辛集中营 gei wode haizi jiang aosiweixin jizhongying

[法] 安奈特·维奥尔卡 著

王大智 译

责任编辑 张 维

装帧设计 楠 楠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00 × 1100 1/32 印张: 2.625 字数: 30千

2011年6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624-6045-9 定价: 1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 Auschwitz expliqué à ma fille *

Annette Wieviorka



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com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女儿玛蒂尔德，
献给我的侄女索菲、艾娃、埃尔萨和娜迪尔

目录

1	-----	005	流放奥斯维辛
2	-----	029	种族灭绝
3	-----	047	犹太人的反抗
4	-----	061	奥斯维辛之后
5	-----	069	记忆责任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海边度假。在海滩上，我们与贝尔特不期而遇。贝尔特是我的好朋友，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幸存者。十年前，我采访过贝尔特，她为我提供了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量证明材料。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每周都保持联络，至少也会通上一个电话。现实生活中与犹太种族灭绝大屠杀有关的一切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例如，审判莫里斯·帕蓬¹，罗伯特·贝尼尼²自导自演的电影《美丽人生》等等。我的女儿玛蒂尔德今年十四岁。她以前就认识贝尔特，也知道贝尔特进过奥斯维辛集中营。贝尔特打来电话时我若不在家，玛蒂尔德常常会跟贝尔特在电话里聊几句。然而，去年夏天，当她看到贝尔特左前臂上微微有些褪色的蓝色数字文身时，她非常惊讶。霎时间，在家里、电视上、电影里、学校里人们谈论的一切有关集中营的事情都在她眼前具体化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变成了一种现实。

1 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1910—2007）：法国政客、高级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里斯·帕蓬曾效力于德国人占领下的法国维希傀儡政府。1942年至1944年期间，他协助德国纳粹流放了1000多名犹太人，其中包括200多名儿童，这些人后来大多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1998年，莫里斯·帕蓬因“反人类罪”被判处十年监禁。——译者注（下同）

2 罗伯特·贝尼尼（Roberto Benigni，1952—）：意大利著名导演、演员。1997年，罗伯特·贝尼尼自编自导自演了描写纳粹集中营生活的电影《美丽人生》，次年获得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最佳男演员奖以及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三项大奖。

几年前，玛蒂尔德上小学四年级时，老师要求孩子们自己画族谱。对于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的有关情况，玛蒂尔德都能记得非常清楚，但她总是记不住曾祖父母以及曾外祖父母去世的时间和地点。玛蒂尔德的曾祖父利乌卡·拉兹莫乌以及外曾祖父母罗扎·维奥尔卡和沃尔夫·维奥尔卡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1942年7月16日，法国发生了“冬季赛车场大逮捕”事件。大逮捕事件后，玛蒂尔德的外曾祖母莎娃·佩莱尔曼试图穿过德国人占领区前往自由区时被德国人杀死在索恩河畔的沙隆市。我和她爸爸的兄弟姐妹中也有人被德国人杀害，但是他们并没有出现在玛蒂尔德画的族谱中。为了纪念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惨遭杀害的兄弟姐妹，家人为我和我丈夫都取了已经逝去的亲人的名字。这可以算作是亲人们留下的一笔遗产吗？玛蒂尔德的爸爸是作家，我本人是历史学家。虽然我们并没有亲历那段历史，但是我们利用一部分时间设法了解当年发生的真实情况。玛蒂尔德已经是一名十三四岁的少女了，她不可能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经常对玛蒂尔德说起那段历史，我们也常常和朋友谈论那段岁月。家里有许多这方面的书籍和杂志，玛蒂尔德还在广播和电视里听我讲述过那段历

史。但是，她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任何问题，我也从来不做任何解释。

然而有一天，当玛蒂尔德真的就奥斯维辛集中营问题向我发问时，我惊讶地发现，她的问题竟然与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出奇地一致。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很难回答。与成人提出的问题相比，玛蒂尔德的提问更加直截了当、一语中的。我是历史学家，对我而言，描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说明针对犹太人实施种族大屠杀的历史并非难事，但是我却无法向女儿解释清楚她根本理解不了的关键问题：纳粹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为什么要让他们在地球上彻底消失？纳粹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精力在他们所占领的整个欧洲（从阿姆斯特丹¹到波尔多²，从华沙³到萨洛尼卡⁴）遍寻老人和孩童，最后将他们统统杀掉呢？

1 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荷兰最大城市和第二大港口。

2 波尔多：法国西南部港口城市，法国第四大城市。

3 华沙：波兰首都，波兰第一大城市。

4 萨洛尼卡：希腊第二大城市。

1

流 放 奥 斯 维 辛

妈妈，贝尔特手臂上为什么会有数字文身？

因为贝尔特以前被流放过，有人把贝尔特从她生活的法国强行运送到波兰。如果你听别人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流放犯，那么你就可以判断他们的流放地就是集中营。

那你为什么说贝尔特被流放到了波兰呢？

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波兰啊。

贝尔特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我认识她好久了，但奇怪的是，我对她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

1942年7月16日，贝尔特在巴黎被捕。那一天，法国警方奉纳粹德国的命令逮捕了将近1.3万名犹太人。有孩子的犹太家庭被圈禁在一个大运动场里。这个运动场叫做“冬季自行车赛车场”。以前，许多自行车比赛和政治集会都在那里举行。这次大逮捕因此被称为“冬季赛车场大逮捕”。

“大逮捕”是什么意思？

就是警察突然实施的大规模逮捕行动。虽然现在“冬季自行车赛车场”已被拆毁，但是每年人们都会

在赛车场的原址举行悼念仪式。贝尔特被逮捕时十九岁，还没结婚。她没被关进“冬季自行车赛车场”，她与其他未婚青年以及没有孩子的夫妻一道被人用公共汽车运到巴黎近郊的德朗西集中营。

“德朗西”以前是集中营吗？

如果把集中营定义为关押失去自由的人的地方，那么“德朗西”的确可以算作集中营。但是，“德朗西”又不同于纳粹集中营。贝尔特被运到“德朗西”时，那里只是一个中转营。在德朗西关押两周后，他们便被流放了。贝尔特乘坐公共汽车前往一个叫做博比尼的小火车站。在博比尼，贝尔特和其他一千多人被赶上了一列货运火车。火车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当时正值夏天，货车里挤满了男女老少，闷热难耐，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条件十分艰苦。最可怕的是没有水喝。口渴可以让人变得疯狂，有些人的确因此疯了。最后，火车终于在一个小火车站停了下来。当时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用波兰语说，那个地方叫做“奥斯威辛”，用德语说就是“奥斯维辛”。

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有两个名字？

在犹太人的流放地，也就是波兰的南部，有一个省叫做上西里西亚省。1939年，纳粹德国吞并了上西里西亚，然后把这个省下辖的所有地方都起了德语名字。

车门打开时，贝尔特听到党卫军的叫喊声和狗吠声。你在许多电影里都看到过那样的场面。贝尔特在德国生活过。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¹上台后，十岁的贝尔特被迫离开德国。她能听得懂党卫军的叫喊：

“动作快点！把箱子放到站台上！” 只见站台上一些奇瘦无比的人正指挥着刚下车的乘客摆放行李，他们都剃着平头、穿着类似睡衣的条纹衣服。德国人告诉大家，走不动的人可以乘卡车到集中营去。他们把刚到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走不动的人、老年人、孩子以及能够明显看出怀孕的妇女，这些人被送上了卡车；其他人则步行前进，贝尔特就在其中。接下来，德国人又把男人和女人分开，分别送往男女集中营。贝尔特被关进比克瑙女子集中营，即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那里距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三公里远。

1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奥地利裔德国政治人物，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34年至1945年担任德国元首，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

后来这些人怎么样了？

德国人强迫女人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那个年代的女人可比现代的女人腼腆多了，她们从不赤身裸体地站在别人面前。对很多女人来说，赤裸地站在别人面前是一种奇耻大辱。然后，有人给她们搜身，连身上最隐私的部位也不放过。后来，她们又被赶去淋浴，然后剃光了她们的头发、腋毛和阴毛。每个人领到一套衣服，这些衣服与我们在照片上、电影里、博物馆里看到的那种条纹睡衣或裙子可不一样。那是真正的破衣烂衫，有的衣服脏得令人作呕。其实，这些衣服都是从以前的流放者的行李里找出来的，质量很差，德国人根本不屑于留下这种衣服，有的衣服是其他犯人穿过的。最后，就是在流放者的身上文数字了。德国人用一种金属笔蘸着蓝色墨水在他们的皮肤上刻下了永远都擦不掉的印记。贝尔特前臂上的数字文身就是那时刻上去的。

那一定很痛吧？

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告诉我其实并不是很痛。不过，这一串数字使他们失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最后一件东西——名字。从此以后，他们的名字就被这个